

美以伊战争：中东地缘博弈与全球冲击

廖百智 唐志超 陈文鑫 陆如泉 陈庆鸿

[内容提要]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目前战局走向远超两国掌控，美以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目标落空，特朗普“唐罗主义”首遭重挫，美国“低成本维霸”战略也难以为继。美以与伊朗的军事对决冲击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美以军事同盟空前强化，海湾国家与伊朗重趋对抗，同时也认识到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巨大风险。战争迅速外溢，引发全球连锁反应，战略通道安全问题进一步突出，全球能源和供应链安全格局面临挑战。战争严重冲击全球地缘格局，暴露了美国霸权的虚弱本质和疯狂特性，打破了美国的军事神话；加剧美国国内通胀与财政问题，侵蚀美国经济霸权；扩大美国的同盟体系裂痕，削弱美欧互信，牵动大国关系新变化。美国肆意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加剧了国际秩序的碎片化。

[关键词] 美以伊战争 中东政治 能源安全 国际格局 全球治理

[作者介绍] 廖百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唐志超，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陈文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陆如泉，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经济师；陈庆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美以伊战争加快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重构

廖百智

近年来,美国和以色列极力寻求主导构建一个“新中东”,此番军事打击伊朗就是其计划中最重要、可能也是最后的一个环节。但行动明显带有“三无”特色,即无准备、无协调、无后手;轻启战端后,战局走向完全超出美以掌控。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或许会加快重构,但最终结果可能并非美以所愿。

首先,特朗普第二任期主导中东地区的秩序演变,一度令美军事霸权重回“9·11”后“巅峰状态”,但美以伊战争暴露美霸权虚弱本质和疯狂特性,中东或酝酿“后美国时代”。

其一,美以伊战争凸显美式军事霸权的极端性。一年多来,特朗普在中东以力压人、以势欺人,强推“清空加沙”、“洗白”叙利亚、轰炸胡塞武装,2025年6月更对伊朗发动“午夜之锤”军事行动,多架B-2轰炸机从美国本土长途奔袭,重创伊朗的核设施,展现了“绝对的武力”,加之叙利亚政权变天后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大幅消退,欧洲囿于自身困境,对中东局势把控无能力、无意愿、无方案,令美国重新成为中东唯一的主导力量,但也让美国的信心极度膨胀,更加的迷信武力。2026年2月28日,美国罔顾伊朗多次强调外交解决,悍然对其实施空袭行动,一举击杀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妻子、女儿、女婿、孙子和其他军政高层共计48人,举世为之哗然,被俄总统普京怒斥为“违反了所有人类道德和国际法准则”。^①

其二,伊朗韧性和盟友分化反衬美霸权空心化。一方面,美国寻求在伊

^① Anders Hagstrom, “Putin: Killing of Khamenei a ‘Cynical Violation’ of Morality,” Fox News, March 1, 2026, <https://www.foxnews.com/world/putin-killing-khamenei-cynical-violation-morality>.

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通过“闪击战”迅速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结果高估了自身实力，低估了伊朗的抵抗意志。自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以来，伊朗就在全力备打“二番战”：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抬棺上阵”，要求所有军政高层均需指定4名接班人；启动“马赛克防御”，将军队指挥权下放；制定反击战略，决心与美以打持久战、消耗战、平行战；扼控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冲击全球经济向美转嫁压力。开战一个多月来，伊朗国内未出现军队哗变、未陷入权力真空、未上演大规模民变，在美以高强度、大规模打击下反而像弹簧般越压越强。过去一年多来，美在中东似乎无往不利的军事霸权遭遇伊朗顽强抵抗，令美进退两难。另一方面，此番美国在战前并未与盟友进行沟通，战局不利后却以“夺取格陵兰岛”“考虑退出北约”“放弃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等相威胁^①，寻求欧洲盟友出手，但除波兰、捷克等少数国家外，欧洲国家大多态度谨慎。英国首相斯塔默多次强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不会被拖入这场战争”^②；德国总理默茨宣称“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不是一个干涉联盟”，德防长表态更为直接，“战争不是我们开启的”。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非常罕见的现象”“战争局势持续时间越长，欧美分歧和矛盾就会越突出”^③，凸显美霸权失道寡助，离心离德。

其三，一再欺骗让美国的国际信誉跌至谷底。为何发动这场战争？特朗普给出的理由不停在变且难以令人信服，甚至美国国务卿、防长、白宫新闻发言人的口径都不一致。2026年3月18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在战争爆发后的首次听证会上拒绝承认“伊朗在重建铀浓缩”，坚持“伊朗或在

① Michael D. Shear, “Trump’s Brusque Threat to Europe: Go It Alon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26, <https://www.nytimes.com/2026/04/01/world/middleeast/trump-europe-nato-iran.html>.

② Dave Burke and Ashley Cowburn, “Keir Starmer Insists Iran Conflict ‘Not Our War’ As He Blasts Reform Chief Nigel Farage,” *The Mirror*, March 30, 2026, <https://www.mirror.co.uk/news/politics/keir-starmer-insists-iran-conflict-36942740>.

③ 张健：《中东战事折射欧美关系新现实》，《光明日报》，2026年3月23日，第12版。

2035年前研发洲际导弹”的说法^①，此前一天，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公开否认“伊朗对美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后辞职。凡此种种，很难不让人联想起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的所谓“洗衣粉”事件（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手拿白色粉末试管，声称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诚心推动和谈吗？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已连续两次打着和谈的幌子对伊朗发动战争。保护盟友的承诺还有效吗？美国本应是消防员，结果却成了纵火犯，打之前不通知，打不赢就想走，地区国家既失望、又害怕，还担心。

无需否认，美国仍是当前乃至今后中东最强大的外部力量，或许也是唯一可以继续主导局势的力量，但这并非完全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而是其外交政策更加疯狂、军事霸权更为极端。“一个衰落的美国会更加不可预测、更加危险”^②，也让中东局势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例如，美国会否遭遇中等规模战争诅咒、甚至重蹈伊拉克战争的覆辙？^③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是否会演变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④美以伊战争会否成为美国在中东霸权的水分岭，甚至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成为第二个“伊朗门”等疑问，不绝于耳。

其次，以色列寻求通过军事进攻重塑中东格局，取得空前的战略优势，伊以冲突成为矛盾焦点，巴勒斯坦问题面临再次被边缘化的风险。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化被动为主动，七线作战、七线告捷，重建了军事威慑，成为中东地区想打谁就打谁的“小霸王”，“12日战争”后更是官方通报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国”，开始奉行“以实力求和平”，欲武力重建地区“新秩序”，甚至要恢复“大以色列”版图。此番对伊朗再次动武，其

① Aaron Blake, “Takeaways from Intelligence Officials’ Testimony amid War with Iran,” CNN, March 19, 2026, <https://edition.cnn.com/2026/03/18/politics/takeaways-intelligence-officials-worldwide-threats-war-iran>.

② Zongyuan Zoe Liu, “What the Iran War Means for China,” *Foreign Affairs*, March 30, 202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what-iran-war-means-china>.

③ Robert Kaplan, “The Curse of Middle-Sized Wars,” *Foreign Affairs*, March 11, 202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ran/curse-middle-sized-wars>.

④ Eva Roytburg, “Ray Dalio Warns a Brutal ‘Final Battle’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Coming—and Losing Could End the American Empire,” *Fortune*, March 17, 2026, <https://fortune.com/2026/03/17/ray-dalio-warns-iran-us-israel-strait-of-hormuz-battle-is-coming/>.

国内民意支持率初期高达81%，4周后也有68%的支持率^①。2026年3月30日，以议会罕见的顺利通过史上最大规模的年度财政预算——主要归结于国防开支增加，显示出以色列对自身的认知及对外战略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战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提出“六边形联盟”构想，既针对“极端什叶派轴心”，还要打“新兴的极端逊尼派轴心”。^②可以预见，不论本次美以伊战争以何种方式结束，以色列仍将是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主要推动者。但同时也要看到，以色列地区霸权的核心支柱是美国力挺，本轮战争陷入僵局后，美国内开始反思到底是“尾巴摇狗还是狗摇尾巴”，质疑“美国优先”已经让位于“以色列优先”^③，是以色列将美国拖入了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而战前的民调显示，美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同情自2001年以来首次超过对以色列的同情^④。未来，一旦美对其资源支撑不足，以色列将面临战略透支困境。

与之相对，加沙冲突接近尾声，以色列驻军“黄线”，寻求侵吞约旦河西岸，特朗普抛出“停火20条”，要在加沙搞国际托管，显示巴勒斯坦“暴力反抗”“和平建国”两条路线均面临重大挑战。同时，加沙冲突的外溢在引发“破窗效应”，令什叶派抵抗阵营接连遭到削弱或重创后，最终质变为“鞭尾效应”，让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成为当前中东政治的核心矛盾和未来的主要焦点，巴以冲突恐怕很难再对地缘格局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

再次，地区国家陷入战略恐慌，将极力寻求安全主导权，或产生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分化组合。

其一，“两个中东”的分野消失。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产油国原本

① “Binyamin Netanyahu Is Down—but Not Out,” *The Economist*, March 30, 2026,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6/03/30/binyamin-netanyahu-is-down-but-not-out>.

② Elis Gjevori, “What’s Netanyahu’s Planned ‘Hexagon’ Alliance – and Can It Work?” *Al Jazeera*, February 23, 2026,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6/2/23/whats-netanyahus-planned-hexagon-alliance-and-can-it-work>.

③ “America’s Pro-Israel Lobby Is Facing a Backlash,” *The Economist*, March 26, 2026,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6/03/26/americas-pro-israel-lobby-is-facing-a-backlash>.

④ Benedict Vigers, “Israelis No Longer Ahead in Americans’ Middle East Sympathies,” Gallup, February 27, 2026, <https://news.gallup.com/poll/702440/israelis-no-longer-ahead-americans-middle-east-sympathies.aspx>.

极力避免卷入战火,全力内顾谋求转型和发展,但美以伊战争让其多年努力付之东流,“战争中东”与“和平中东”产生交集,头一个月即令其经济总量萎缩5.2%—8.5%,约合1030亿—1680亿美元之多^①,随着战局延宕,中东产油国必将面临更大损失,采取行动自保的可能性随之增大。^②

其二,“安全外包”模式遭质疑。在用“投资买安全”取代“石油换安全”,与美构建新的合作机制后,海湾国家大力发展能源产业并开启以金融、物流、旅游、科技等为主的多元化进程,但美国的“安全伞”变成了“引雷针”,其经济在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下脆弱性凸显,地区国家在吞下苦果的同时必然要认真考虑未来的安全政策和选择,包括与美、以、伊以及其他域内外国家的关系。

其三,伊朗更弱但更强硬。美以打击重创了伊朗军工和基础设施,但专家普遍认为,仅靠空袭很难实现一国政权更迭。斩首行动的效果适得其反,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首的强硬派前所未有地主导了伊朗政治,务实派、温和派的声音被弱化,有学者称,“伊朗最可能的未来是一个由军方控制的威权政府”^③。战时,伊朗民众团结起来共御外敌,包括流亡海外的反对派都呼吁同美以保持距离^④;但战后,伊朗政府将面临严峻经济、社会、安全和外交挑战,或以更激进、更好战的姿态应对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导致“出现一个比战前更加令人不安的地区战略格局”。毕竟,受伤的狮子更加危险。

最后,一个全新的战争模式正在中东出现。其始于2023年10月7日哈马

① “Military Esca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Arab States Regio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March 31, 2026, <https://www.undp.org/arab-states/publications/military-escalation-middle-east-economic-and-social-implications-arab-states-region-assessment>.

② Hussein Ibish, “Why Saudi Arabia and the UAE Are Urging Trump to Continue a War They Did Not Want,” 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March 27, 2026, <https://agsi.org/analysis/why-saudi-arabia-and-the-uae-are-urging-trump-to-continue-a-war-they-did-not-want/>.

③ Afshon Ostovar, “The Real War for Iran’s Future,” *Foreign Affairs*, March 31, 202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ran/real-war-irans-future>.

④ “Iran’s Opposition in Exile Is Rethinking Its Support for the War,” *The Economist*, April 1, 2026,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6/04/01/irans-opposition-in-exile-is-rethinking-its-support-for-the-war>.

斯发起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期间历经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叙利亚政权垮台、伊拉克民兵发射火箭弹等事件，至2026年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和“咆哮之狮行动”（Operation Lion's Roar）达到高潮。其特点为低门槛、大情报、高科技、无底线，体现为非对称打法盛行，情报渗透无孔不入，新技术广泛应用，战争红线不断下探，结果导致战争散发突发高发，战和边界模糊，暴力周期冗长，战争成本高昂，以至于对持续了两年半的中东战局，是否可以冠之为“第六次中东战争”“第三次海湾战争”，学者们莫衷一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何时结束，未来会否再次发生。

美以对伊朗动武的动因及其战略影响

唐志超

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由来已久，冲突的爆发既归因于历史宿怨，也与国际和地区最新事态发展密切相关。美以伊冲突不仅严重冲击中东稳定和海湾安全格局，还给国际秩序、世界经济和全球安全带来系统性影响。

本次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最新冲突，既是2025年6月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12日战争”的持续，也是美以与伊朗之间长达47年系统性对抗的累积结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以色列和伊朗均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盟友，是美国推行中东战略的中心支柱，处于严重地区孤立和阿拉伯世界封锁之中的以色列与伊朗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军事和情报合作，三方实际上是盟友和伙伴关系。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三者关系发生逆转，一下子由盟友、伙伴变为敌人、对手，由合作走向对抗。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

政府建立以来,美以与伊朗走上了矛盾不断加深、冲突持续升级的长期对抗道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政治丑化、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军事威慑等各种手段遏制伊朗,而伊朗则以加强内部稳定、发展“抵抗经济”、强化非对称军事力量和实施“前沿部署”战略、拓展对外合作、组建地区“抵抗阵线”等手段加以应对。

此次美以对伊动武,对外宣称的主要理由是伊朗企图发展核武器、长期“支持恐怖主义”,对美国 and 以色列的安全构成威胁。所谓安全威胁问题似是而非,实际上这一问题既是表象,也是借口。地缘政治上的中东秩序主导权之争,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上的相互排斥,安全观和安全政策上的严重对立,构成了美以与伊朗长期对抗的三个深层动因。美以对伊采取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及美以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成了重要挑战。虽然美国、以色列都与伊朗为敌,但是美伊、以伊这两组矛盾的性质有着本质差异。美伊矛盾的本质是伊朗反对美国谋求中东霸权,反对美国对中东国家的干涉、控制和渗透,寻求独立和自主发展道路。伊朗和以色列的根本矛盾在于双方的意识形态与安全观的对立,相互将对方视为政治与安全威胁。同样,在对伊朗的政策和战争目标上,美以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虽然美以都希望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但以色列的政策和目标具有不妥协性,而美国带有机会主义和妥协性,以不把美国拖入新一轮长期中东战争和不拖累美国全球战略实施为前提。

近年来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和地区局势发展是加速双方对抗持续升级并最终走向战争的重要诱发因素。一是美国中东战略调整激化矛盾。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中最亲以、亲犹和最反伊朗的一届政府。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强化对以色列的单边支持,否定中东和平进程的根基——“两国方案”,在伊朗问题上强化对伊朗制裁和威慑,采取以色列推崇的“零浓缩铀”解决方案,打造以《亚伯拉罕协议》为中心的反伊朗地区

联盟，致使美伊对抗升级，助推以色列强化对伊强硬政策。特朗普2.0版的外交政策更加带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单边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色彩，尤其是其在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刺激了美国对外动武的决心。二是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推动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势力兴起并改变国家安全战略。内塔尼亚胡借战争状态巩固权力，并将战争长期化作为延续政治生命的手段，推动并吞约旦河西岸进程和扩张性地区政策，“试图系统性改变整个中东的战略现实”，打造一个“新中东”。^①新一轮巴以冲突迅速外溢扩大，并演变为伊朗及其领导的地区抵抗阵线与美以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双方冲突持续升级并呈螺旋式上升状态。以色列视特朗普再次上台为战略机遇，竭力联合美国对伊动武，希望借机一劳永逸解决来自伊朗的战略威胁，重建有利于以色列的中东新秩序。三是伊朗内外脆弱性环境为美以动武制造条件。2025年6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核设施，重创伊朗防空系统。2025年底伊朗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使美以产生伊朗处于内部最虚弱时刻的幻觉。不过事实证明，美以严重误判了伊朗政权稳定性、军事能力，以及与美以对抗的战略意志。

美以对伊朗动武性质上无疑属于侵略性战争，它可从国际法、地缘战争秩序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去解读。从国际法层面看，这是赤裸裸的非法战争。美国和以色列以外交谈判为掩护对伊动武，军事行动目标直指推翻政权，“定点清除”伊朗政军领导人，严重违反国际法，严重背离《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侵犯了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属于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美以的军事打击既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授权，也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行使自卫权”的前提条件，国际社会普遍认

^① “Understanding Netanyahu’s Plot for ‘New Middle East’ Through Wars,” *Al-Estiklal*, September 30, 2024, <https://www.alestiklal.net/en/article/understanding-netanyahu-s-plot-for-new-middle-east-through-wars>; David Horowitz Follow, “Netanyahu Predicts a New Middle East, Is Silent on the Havoc He’s Unleashed in Israel,” *Times of Israel*, September 22,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m-predicts-an-israel-transformed-in-mideast-has-no-words-for-internal-israeli-peace/>.

为,美以并不面临来自伊朗的迫在眉睫的武装攻击。美以对伊朗民用核电站、民生设施和学校、医院的袭击还可能构成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下的战争罪。从地缘政治层面看,这场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以维护美以地区霸权、重塑中东秩序为主要目标的中东地区秩序主导权之战,实现了“唐罗主义”扩张与中东地缘冲突、伊朗核问题与巴以冲突的相互联动。从意识形态上看,这场战争是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主导的“唐罗主义”、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主导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和伊朗霍梅尼主义的三重意识形态总对决。在当代美国和以色列政治中,基督教福音派与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日益结成一种“神圣同盟”,“唐罗主义”带有的帝国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与内塔尼亚胡政府推行的地区扩张主义一拍即合,在保卫以色列安全、支持“大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维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主权地位等问题上与伊朗尖锐对立。美国和以色列分别为军事行动命名的代号“史诗狂怒行动”、“咆哮之狮行动”带有强烈的宗教和历史寓意,凸显意识形态之争。

截至目前,美以对伊朗动武已持续一个月有余,虽然战事发展走向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升级扩大和长期化风险依然存在,战争最终胜负尚难料定,但美以希望速战速决,实现政权更迭或让伊朗屈服的战略企图已然落空。这场战争不仅重塑伊朗国内政治和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也严重冲击国际秩序、国际战略平衡和国际安全。

在国际秩序层面,美以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强加于伊朗的这场战争使国际法准则受到严峻挑战,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动荡化、碎片化发展趋势,伊朗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唐罗主义”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寒蝉效应。美国在本次战争中的军事能力、全球信誉和同盟号召力显著下降,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根基进一步被撼动。伊朗与美以的对抗凸显“权力不再仅由领土或军事力量定义,而是对未来工具的控制:人工智能、数据以及治理全球体系的数字基础设施”,世界正在破碎化和扩散化,在技术、经济、安全

和知识等多个领域中权力分布不均且相互竞争的新体系正在出现。^①

在国际战略层面，这场冲突使“唐罗主义”首次遭遇重大挫折，推动大国关系进一步深入调整，改变全球战略态势和大国竞争进程。美国不仅缺乏对伊动武的合法理由和明确的政治目标，还过高估计自身快速取胜的能力，严重误判伊朗政权的韧性、抵抗意志与反击能力，持续近一个月的战争使得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盟友体系等多方面的软肋暴露无遗，美国的军事神话在伊朗高原被打破。美国保护盟友的意愿和能力遭到质疑，面临再次深陷中东泥潭的重大风险。特朗普遭遇“苏伊士运河时刻”，美国在中东霸权面临终结风险。^②这场冲突重创美国盟友体系，加深盟友信任危机，扩大了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北约面临岌岌可危的未来前景。^③欧盟强化战略自主，明确宣布“不是我们的战争”，拒绝参与护航，不愿为美军开放领空和提供军事基地。美国聚焦中俄的大国竞争战略也面临偏离风险，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再次因中东受阻，美军被迫将原本部署在亚太和欧洲的兵力和军事资源调往中东战场，美国在对伊朗冲突中的软肋集中呈现。

在国际安全层面，这场冲突远超地区冲突范畴，对国际安全构成多重冲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中东战争存在升级为一场更广泛战争的风险，“我们正处于一场将吞噬中东、对全球各地产生显著冲击的更广泛战争的边缘”。^④战争加剧中东整体性动荡，重塑了地区安全格局，美以军事联盟空前强化，伊朗与海湾重趋对抗，海湾“和平绿洲”被打破，海湾国

① Hossam Badrawi, “The World Between American Dominance and Global Fragmentation,” *Ahram Online*, March 8, 2026,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P/4/564797/Opinion/The-world-between-American-dominance-and-global-fr.aspx>.

② Harold James, “Donald Trump’s Suez Moment,” *Ahram Online*, March 25, 2026,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P/4/564647/Opinion/Donald-Trump%E2%80%99s-Suez-moment.aspx>.

③ “Europe’s Conduct in Iran Conflict Raises Questions Over NATO’s Future,” *The Jerusalem Post*, April 6, 2026, <https://www.jpost.com/international/article-892186>.

④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at Press Encounter on the Middle East,” *United Nations*, April 2, 2026,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press-events/2026-04-02/secretary-generals-remarks-press-encounter-the-middle-east>.

家进一步认识到过度依赖美国这一安全保护伞的巨大风险。这场军事冲突加剧了能源、供应链、粮食、经济、科技和网络等非传统安全危机,重塑全球能源和供应链安全格局,战略通道安全问题预料将进一步突出。美以打击伊朗核设施加剧了核扩散风险,可能强化无核国家的安全焦虑,“拥核自保”冲动恐上升。以导弹与无人机为主要载体的非接触作战模式、伊朗对抗美以绝对军事优势的非对称作战效能、人工智能在战争中首次大规模应用,构成本次冲突的显著特色,这将对世界军事发展和作战模式带来深远影响。冲突可能刺激各国更加重视导弹、无人机、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引发新一轮针对性军备竞赛。

美以伊战争与美国“低成本维霸”的挫败

陈文鑫

特朗普再度执政后,试图通过固本强基、全球减负、战略聚焦,以低成本维系霸权,打造美国的“黄金时代”,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①尤其是2026年初的“侵委掳马”事件,更被视作“低成本维霸”的一种成功实践。在对伊朗动武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显然希望复刻“委内瑞拉模式”,以“快速、决定性、压倒性的胜利”^②实现战略目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希望阻止敌对势力主导中东地区及其油气资源和相关运输要

①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课题组:《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评析》,《国家安全研究》,2026年第1期,第72—92页;赵明昊:《低成本霸权护持: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与中美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26年第2期,第61—83页。

② “President Trump Delivers Powerful Primetime Address on Operation Epic Fury,” White House, April 1,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4/president-trump-delivers-powerful-primetime-address-on-operation-epic-fury/>.

道,同时避免陷入使美国付出巨大代价的“永久战争”。^①然而,美以伊战事表明,美国的“低成本维霸”战略遭遇挫败。

“低成本维霸”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为应对国力相对下降形成的霸权维持模式,核心是以最小直接投入实现最大霸权收益,避免重蹈帝国过度扩张的历史覆辙。其理论基础源于霸权稳定论与成本收益理性计算,通过三大支柱降低霸权运维成本:一是盟友分担机制。构建排他性安全联盟,由盟友承担前沿防御、军事开支与地区维稳成本,美国居于幕后主导;二是非对称军事手段。依赖空中精准打击、无人机作战、斩首行动与海上封锁,避免大规模地面战与长期占领;三是经济与金融杠杆。依托美元霸权与单边制裁,以经济胁迫代替军事对抗,不战而屈人之兵。该战略的本质是霸权国的成本转嫁与风险外化,将霸权维护的代价转移至盟友和目标国,同时保留战略主导权。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出于对全球反恐战争的反思和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低成本维霸”被历届美国政府视作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对“低成本维霸”情有独钟。其秉持“美国优先”理念,惯于从“成本—收益”的商人思维出发作决策,反对对外过度干预,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便指出,“美国像阿特拉斯一样独自支撑全球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要“避免过去因过度扩张和焦点分散而导致的失败”。^②为此,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在全球战略上强调聚焦核心国家利益,控制关键资源、关键战略要地和关键战略通道,强化责任分担和责任转移,避免战略透支。这些战略取向主导着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动武。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对伊朗动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看到“低成本维霸”的可能性。从美国媒体披露的对伊作战决策内幕看,特朗普坚信这将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5, p.5.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5, p.12.

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伊朗对2025年6月美国轰炸其核设施没有激烈的反应,加上2026年1月3日美军通过特战行动成功从官邸抓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且无一美国人丧生,进一步增强了特朗普的信心。^①而对伊作战若获成功,收益无疑是巨大的。从战略收益的角度看,或可借此摧毁伊朗核能力与远程打击体系,消除地区安全挑战;强化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稳固中东盟友体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维护石油美元秩序;以最小军事投入震慑区域反霸势力,重塑美国威慑力。从政治收益的角度看,对伊朗动武也很具有吸引力。今年时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又是一个中期选举年。若行动获得成功,特朗普可在美国霸权史上写下光辉一笔,彰显个人“伟大”,同时又能借一场“爱国战争”拉抬选情,摆脱内政困局。以上便是特朗普的如意算盘。

在美以伊战争中,美国试图通过代理人协同、精准打击与有限介入的“低成本”方式实现战略目标:以色列承担直接军事压力,美军提供情报、后勤与空中支援,以有限打击摧毁伊朗核设施与军事指挥体系,避免地面介入引发战争升级。然而,战争进程彻底打破美国速胜预期,伊朗以非对称战力、本土防御韧性与区域联动反制,使美国陷入高消耗、低收益、强反噬的战略困局。

其一,美国试图以高端武器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却陷入伊朗低成本饱和攻击的不对称消耗。伊朗以廉价自杀式无人机、近程导弹与蜂群战术反击,美以则动用“爱国者”“萨德”等高价拦截系统,拦截成本与攻击成本差距达百倍以上。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估算,开战第一周,美国耗资超过113亿美元;开战前12天,耗资达165亿美元。而这些估算尚未包含任何设施维修或损失补偿的费用。^②为支持对伊朗军事行

① Maggie Haberman and Jonathan Swan, “6 Takeaways From the Story of Trump’s Decision to Go to War With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7, 2026, <https://www.nytimes.com/2026/04/07/us/politics/trump-iran-war-takeaways.html>.

② “Iran War Cost Estimate Update: \$11.3 Billion at Day 6, \$16.5 Billion at Day 12,”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13, 202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ran-war-cost-estimate-update-113-billion-day-6-165-billion-day-12>.

动，五角大楼要求白宫批准其向国会提出超过2000亿美元的拨款请求。而受美以伊战争影响，特朗普政府拟将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增至创纪录的1.5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激增44%，同时削减10%国内支出。^①美国本企图依靠高端战力优势速战速决，但结果却是高端战力优势沦为财政负担。同时，伊朗地下军事设施分散隐蔽，美方精准打击效果有限，美军基地与以色列本土持续遭袭，军事神话破灭。

其二，“低成本维霸”高度依赖盟友协同，而美国同盟体系出现严重裂痕。不同于“海湾战争”时由联合国框架下的多国联军出动，也不同于“伊拉克战争”时美国联合数个盟友共同出兵，此次攻打伊朗只是美国与以色列联合行动，多数美国盟友并不支持。欧洲核心盟友拒绝军事介入，英法德明确拒绝参与军事打击和护航，法国拒绝载有美国武器、运往以色列的飞机飞越其领空，意大利和西班牙拒绝美军使用其基地打击伊朗。特朗普批北约是“纸老虎”，威胁退出北约，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严重裂痕；海湾国家对美国在对伊袭击前未与其沟通感到失望，不愿主动卷入冲突，又不得不承受重大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代价，对美国的信任度显著下降；即便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双方在对伊打击目标、战略目的等方面的分歧也日益明显，与起初的高效协同形成鲜明对比，双方嫌隙扩大。作为美国“低成本维霸”的重要抓手，美国的同盟体系出现裂变。

其三，美国试图以低成本控制中东能源通道，却引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暴涨，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法蒂赫·比罗尔表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造成的全球能源供应中断程度已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能源危机，比1973年、1979年和2022年的危机加起来更为严重。美以伊战争前已经松动的石油美元体系再遭冲击，美国的金融霸权遭遇更

^① 《美公布2027财年政府预算建议文件国防支出大幅增加》，央视新闻，2026年4月4日，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3445633996676382102。

大挑战。与此同时，战争加剧美国国内通胀与财政赤字，万亿军费与战争开支形成双重压力。美国财政部2026年3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超过39万亿美元。按照当前增速，在今秋中期选举前，美国国债可能达到惊人的40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霸权遭受反噬。

其四，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军事打击，高举“基于规则的秩序”旗帜却行单边霸权之实，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美国推动国际社会重回“丛林法则”，“全球南方”国家对美不信任感加剧，^①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权威性下降，制度霸权进一步遭受削弱。

综上所述，美国在后冷战时代为应对国力相对下降而形成的“低成本维霸”模式，在多极化深入发展的当下已日益失去可行性。“低成本维霸”需要建立在坚实可靠的霸权可信度之上。在美以伊战争之前，美国仍可借其霸权余威，以较低成本维持霸权；而在这之后，由于美国的霸权可信度受到削弱，其维护霸权的成本将会上升。美国要么付出更大的成本以重塑霸权，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要么准备逐步交出其力不从心的领导权，这是历史的必然。或许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看，美以伊战争将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②

美以伊战争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及启示

陆如泉

美以伊冲突正在引起全球能源格局的剧烈震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

① “‘Imperialist Undertones’: Global South Condemns US-Israeli War with Iran,” *The Guardian*, March 3, 202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mar/03/global-south-condemns-us-israeli-war-with-iran>.

② 指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丧失中东主导权，标志着大英帝国在全球事务中失去既有领导力，不得不让位于新的世界霸主美国。

发起军事行动后不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即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随着冲突的持续升级，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也被波及，受到攻击。此次冲突带来的影响迅速传导至油气全产业链，并从中东外溢至全球，在推促各国能源政策调整的同时，亦给全球能源治理带来重大挑战，更将在中长期深刻重塑全球能源格局。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要道之一。2025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和凝析油总量约为1500万桶/日，占全球海运原油贸易的约35%。^①经海峡外运的液化天然气（LNG）约占全球供应量的20%。^②处于冲突中心的中东地区是全球石油与天然气最大的聚集地。石油储量和产量分别占全球的46.0%和29.3%，天然气储量和产量分别占全球的37.9%和17.3%。^③根据开普勒（Kepler）^④数据，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量已较正常水平下降约90%，造成海峡的事实性停摆。此次冲突带来的影响正从油气产业链传导至全球能源系统。

第一，全球石油供需格局由整体宽松逆转为供给趋紧。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新能源替代效应叠加全球石油供应量较快速的增长，促动全球石油市场整体保持宽松态势。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性关闭直接导致大量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船无法通行，原油运输受阻又使中东主要产油国面临严重的累库压力。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等产油国被迫减产，如伊拉克关闭了全球第三大的鲁迈拉油田，全球第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更因设施被毁被迫宣布停产。拥有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的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遭袭后已全面停产，卡塔尔能源公司宣布遭遇“不

① *Oil Market Report*,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March 12, 2026, p.4.

② *Strait of Hormuz Factsheet*,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February 2026, p.1.

③ *2025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Energy Institute, 2025, pp.20-42.

④ Kepler是由优步（Uber）开发的一款用于地理数据可视化的开源工具。它可以将带有位置信息的数据快速展示在地图上，比如显示人流分布、交通轨迹等。

可抗力”，直接导致全球近20%的液化天然气供应瞬间断供。^①当前，原油供应中断量超过1000万桶/日，占全球供应量的10%左右，^②超过1973年与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缺口之和。^③同时，如果减产时间持续拉长，受扰产量将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恢复，中东地区原油产能将受到长期损失。据估算，若中东地区相关油田停产且六个月内无法重启，该区域原油产能将面临每日40万至110万桶的损失。如果停产时间进一步延长至12个月，受损产能恐将扩大至60万至250万桶/日。^④3月11日，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史上规模最大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⑤其中，美国政府宣布在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⑥

第二，国际油气贸易版图加速重构。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海运通道的切断推动中东油气贸易版图从依赖海运向寻求陆路替代方向加速转变。当前，海湾国家积极寻求油气出口替代路线，尝试通过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用管道运输油气。横跨沙特东西部的东西输油管道 (East-West Crude Pipeline) 的剩余输送能力在冲突爆发后的第一时间迅速得到利用。这条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从沙特东部的大型油田一直延伸到红海工业港口城市延布，多支油轮船队已被调往延布装载石油。第二条重要管道是阿联

① Mark Thomson, “Ras Laffan Attacks Fundamentally Reshape Global LNG Outlook As Recovery Timeline Likely Significantly Extended,” Wood Mackenzie, March 19, 2026, <https://www.woodmac.com/press-releases/new-page6/>.

② *Oil Market Report*,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March 12, 2026, p.1.

③ Noemie Bisserbe, “IEA Says Energy Crisis Dwarfs 1970s Oil Shock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4, 2026, <https://www.wsj.com/livecoverage/iran-war-us-israel-news-updates-2026/card/iea-says-energy-crisis-dwarfs-1970s-oil-shocks-748XgbMhuK7SkA7UdpPP>.

④ Priya Walia, Rahul Choudhary, Anya Albot, and Artem Abramov, “Risk of Middle East Production Capacity Losses Rises As Curtailments Lengthen,” Rystad Energy, March 27, 2026, <https://portal.rystadenergy.com/article-detail/694621>.

⑤ “IEA Member Countries to Carry Out Largest Ever Oil Stock Release Amid Market Disruptions from Middle East Conflict,”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March 11, 2026, <https://www.iea.org/news/iea-member-countries-to-carry-out-largest-ever-oil-stock-release-amid-market-disruptions-from-middle-east-conflict>.

⑥ “United States to Release 172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rom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March 11, 2026, <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united-states-release-172-million-barrels-oil-strategic-petroleum-reserve>.

酋哈布尚—富查伊拉 (Habshan-Fujairah) 输油管道。该管道起点为阿布扎比的哈布尚陆上油田, 终点位于阿曼湾的富查伊拉。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 鉴于港口富查伊拉的容量已达到90%, 其仓储成本已经翻了一番甚至两番。^①第三条是伊拉克基尔库克—土耳其杰伊汉石油管道 (Kirkuk-Ceyhan Pipeline)。冲突爆发后, 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达成协议, 将伊北部基尔库克油田出产的原油通过管道输往土耳其杰伊汉港, 初始运力为每天25万桶。从长远看, 此次冲突充分暴露了海上能源通道的脆弱性, 能源通道以及航运体系日益成为国家间冲突的重要打击目标, 这将倒逼各国着眼中长期, 谋划新建更多陆上管道以规避海运风险。

第三, 油气进口国能源政策深度调整。如果说乌克兰危机直接推动了欧洲国家的能源政策转变, 那么此次美以伊冲突将给亚洲地区国家的能源政策带来深远影响。2024年,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凝析油以及液化天然气中, 约有84%被运往亚洲市场。^②亚洲国家的油气供应因此在冲突中受到严重冲击, 个别国家甚至出现了民众因恐慌而抢油囤油的现象。冲突更直接抬升亚洲国家的油气进口成本, 布伦特油价自3月12日以来持续保持100美元/桶以上, 中东至亚洲的超大型油轮 (VLCC) 运费、战争险费率等费用大幅上涨。随着油价、运费及保险成本同步上升, 亚洲国家进口原油的实际到岸成本显著抬升。^③短期看, 亚洲油气市场国将以保障油气供应安全为政策优先目标。日本、印度等油气进口国纷纷暂缓煤电、气电关停计划, 扩大战略石油储备。中长期看, 这些国家不仅将更加重视油气进口多元化与资源储备, 还将以安全思维谋划能源转型, 突出新能源在保障能源安

① 《中东冲突导致富查伊拉储能成本飙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5年4月2日, https://ae.mofcom.gov.cn/scdy/art/2026/art_b740928eab4a489ab3e38ab7afef13c9.html。

② “Amid Regional Conflict, the Strait of Hormuz Remains Critical Oil Chokepoint,”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June 16, 2025,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65504>。

③ “Lower Rated Asian Energy Importers Have Fewer Options to Manage Energy Challenges,” S&P Global, March 24, 2026, pp. 2-11。

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四,全球能源中心的力量对比持续被重塑。在全球能源格局中,中东、美国、俄罗斯是重要的油气供给方,欧洲、中国是重要的需求方。其中中东长期被欧洲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视为稳定的油气合作伙伴。但此次冲突不仅在短期内阻碍了中东国家的油气出口,更将在中长期影响中东在全球油气市场中作为稳定来源的形象,削弱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影响力。与之相对的是,此次冲突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对全球油气供给的主导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被美西方制裁后面临的市场困境。美国已于2026年3月5日发布为期30天的豁免令,允许印度购买海上俄油,之后该豁免令进一步扩大到其他国家。^①对于油气需求方而言,此次冲突使全球油气市场从“买方市场”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卖方市场”,在短期内削弱了进口国的议价权,但在中长期则将更加坚定需求侧国家推动能源多元化和能源转型的决心。

此次美以伊冲突既是对世界各国能源安全的一次压力测试,也是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一次敏感度测试。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油气进口国,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战略引领下,抵御住了冲突爆发至今带来的能源安全冲击,凭借“煤炭托底、新能源领先、油气储备充足与进口多元”等优势,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韧性。

但是,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依然较高,且中东占我进口来源的比重高,原油、液化天然气进口更是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2025年,我国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口的原油超过2亿吨,占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40%以上。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共1988万吨,占我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总量的29%。^②同时,海湾国家是我国关键化工品进口来源地,冲突带来的负面影

^① Christopher Vanmoessner and Sambit Mohanty, “US Issues 30-Day Waiver to Allow Sale of Already Loaded Russian Oil to India,” S&P Global, March 6, 2026, <https://www.spglobal.com/energy/en/news-research/latest-news/crude-oil/030626-us-issues-30-day-waiver-to-allow-sale-of-already-loaded-russian-oil-to-india>.

^② 数据源于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编制的《2025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

响已从原油供应风险扩大至化工原料供应风险。^①在全球能源格局震荡背景下,我国应进一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等多重关系,切实保障能源安全,筑牢能源强国基础。

其一,强化能源资源兜底保障能力。围绕深地、深海、非常规、老油气田等领域,实施中长期油气增储上产战略行动计划。提升煤炭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保供能力,加大关键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统筹推进电力、油气、煤炭及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打造多能融合的清洁能源基地和多能互补工程。

其二,增强全球能源资源配置水平。完善跨国油气战略通道体系,增强战略通道对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优化油气进口来源布局,持续提升多元供应能力。深化与主要资源国的务实合作,稳步提升重点矿种资源供给保障水平。发挥好“传统能源大买家、新能源大卖家”优势,积极参与全球能源产业链合作。

其三,实现高水平能源科技自立自强。面向未来能源产业发展需求,适度超前开展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研究,抢占未来能源发展制高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能源生产、传输、调度、消费全链条深度应用,构建智能监测、精准预测、自主调度、应急处置一体化智慧能源系统。推动能源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培育高端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其四,推动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与受冲击较大的能源消费国共同探讨利益保护机制,提升能源安全风险防范处置能力,构建海外能源安全利益共同体。发挥好新能源产业链优势,加强新能源装备、技术和资本“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能源转型合作。高质量开展能源主场外交,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① *Oil Market Report*,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March 12, 2026, pp.31-34.

从美以伊战争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陈庆鸿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成为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国际格局加快调整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这场冲突持续发酵,外溢效应显著,既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和重大物资损毁,又深刻冲击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乃至多国社会安全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切和深度反思。这场地区高强度军事冲突正从根本上打破当前国际认知中的三个固有惯性判断,推动既有全球治理逻辑发生深刻演变。

首先,美以伊战争深度击穿美式霸权的信用根基和叙事神话。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根据其自身价值观和利益需要,构建起一套以西方价值观为内核、以同盟体系为支撑、以强大军力为后盾、以国际机制为制度化载体的霸权运行架构。在这一架构下,美国动辄以“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等为借口推行单边干涉,但也依托国际机制维持体系表面的稳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曾因此炮制所谓“霸权稳定论”,刻意渲染“美国治下的和平”,将其包装成维系国际秩序的所谓核心支柱。依托英语文化、影视传播、美元霸权等载体,美国持续输出软实力,甚至被一些国家视为所谓的“良善霸权”(benign hegemony)。于此,“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还一度断言,“美国将注定领导世界”。不过,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向外转嫁危机成本、透支全球信任,霸权公信力持续走弱。特朗普执政后,对外奉行“美国优先”,对国际规则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功利主义立场,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早已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反感。此次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突袭,进一步掏空美式霸权所剩无几的信用余额。

其一,美以军事行动严重丧失法理正当性与基本外交诚信。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窗口期发动突然袭击,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与

国际法基本准则，彻底动摇国际交往赖以存续的信任基础。时至今日，美方仍未清晰界定此次军事行动的核心目标。特朗普4月1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相关表态空洞乏力、毫无新意、矛盾频出。^①美国总统反复宣称“正与伊朗进行谈判”的说辞，也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明确驳斥，^②沦为混淆国际舆论的话术操弄。

其二，美军绝对军事优势的固有神话遭遇现实消解。美国作为超级军事强国，原本依托在中东庞大的军事部署，对伊朗实施速战速决的“闪击战”，但最终却陷入了骑虎难下的“消耗战”。美军前沿基地、核心战备设施、主战装备屡遭重创，战损压力持续攀升；为弥补战力缺口，还被迫从欧洲、亚太战略方向抽调兵力驰援，充分暴露其国防工业产能不足、弹药储备难以支撑长期高强度作战的结构性短板。^③经此一役，美军传统的军事威慑效能和战略可信度显著下降。

其三，霸权行径持续放大全球系统性风险。美以军事行动引发全球全域连锁反应，既让中东地区深陷战火泥潭，更直接推升全球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新一轮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风险加速累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报告显示，若战事延续至6月，且国际油价维持每桶100美元以上，全球粮食燃油成本将进一步攀升，或新增约4500万重度饥饿人口，全球粮食不安全形势将突破风险警戒线。^④国际社会对美式霸权转嫁危机、制造动荡的批评声浪持续走高。

① Tom Nichols, “Maybe Trump Should Not Have Given This Speech,” *The Atlantic*, April 1, 2026,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2026/04/trump-iran-war-speech/686663/>.

② Paulin Kola, “Iran’s Foreign Minister Says There Are No Negotiations with US,” *BBC*, March 26, 2026,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ly9nz5vyz4o>.

③ John G. Ferrari and Dillon Prochnicki, “Running on Empty: America’s Depleted Weapons Stocks in the Iran War Are a Strategic Red Flag,”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rch 25, 2026, <https://www.aei.org/articles/running-on-empty-americas-depleted-weapons-stocks-in-the-iran-war-are-a-strategic-red-flag/>.

④ “WFP Projects Food Insecurity Could Reach Record Levels as a Result of Middle East Escal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Food Programme*, March 17, 2026, <https://www.wfp.org/news/wfp-projects-food-insecurity-could-reach-record-levels-result-middle-east-escalation>.

其次,美以伊战争深刻暴露传统军事同盟体系的内生短板与固有风险。对内强化国力建设、对外缔结军事同盟,历来是各国应对外部安全挑战、维系自身战略存续的重要做法。冷战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主动依托美国同盟架构寻求安全庇护,开放领土部署美军基地、接纳美军军力进驻。据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就至少设有19处军事设施,其中8处为永久性基地。^①然而在本轮军事冲突中,上述基地和军事设施非但未能发挥应有的慑战止战或安全保障作用,反而沦为伊朗反制打击的首要目标,直接将战火延烧至海湾诸国腹地。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3月26日表示,伊朗已向该组织6个成员国发射各型导弹、无人机超5000枚(架)。^②高盛等权威机构经济测算显示,若战事延续至4月底,沙特、阿联酋国内生产总值或将萎缩3%—5%,卡塔尔、科威特等国经济下行压力更为突出,萎缩幅度甚至高达14%。^③与此同时,美方酝酿要求海湾国家分摊军事行动成本,进一步凸显海湾国家在同盟架构下的被动受害处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长期探讨的“同盟困境”,在本次冲突中得到充分印证:加入同盟极易陷入“被牵连”或“被抛弃”的双重风险。所谓“被牵连”,即非核心当事方因盟友激进举措,被动卷入自身无关、甚至背离自身核心利益的军事冲突;所谓“被抛弃”,即盟友背弃盟约承诺、中断安全保障,致使自身战略安全失去依托。^④在本轮博弈中,海湾国家并未直接参与对抗,却承担最沉重的战争代价,是典型的同盟“被牵连”案例;欧洲和北约多国明确拒绝为美方提供前沿作战支撑,部分国家公开质疑、批评美以激进政策,既折射出跨大西洋联盟的深刻裂痕,也暴露了欧洲、北约国家害

① Mariel Ferragamo et al., “U.S. Forces in the Middle East: Mapping the Military Presenc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23, 2025, <https://www.cfr.org/articles/us-forces-middle-east-mapping-military-presence>.

② 《不安的海湾国家,是否会“下场”参战》,新华网,2026年4月4日, <https://www.news.cn/world/20260404/25303794c892419482278a2f6974c304/c.html>。

③ Kamal Ahmed, “As War Continues to Rag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s the Latest to Postpone Gulf Conference in Saudi,” *Fortune*, March 24, 2026, <https://fortune.com/2026/03/24/war-world-economic-forum-wef-gulf-saudi-arabia/>.

④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81-183.

怕“被牵连”的避险心态。同样，美国国内也有观点认为，美国遽然对伊动武，很大程度受制于以色列的战略捆绑，^①自身同样陷入同盟“被牵连”的困局。但不管怎样，现实已充分表明，依托传统结盟谋求绝对安全的路径越来越难以为继。尤其是，在远程精确打击、无人智能作战等新型战力快速普及背景下，“同盟困境”衍生的外溢风险、捆绑风险将持续放大，或有助于推动更多国家加快战略自主。

最后，持续凸显国际法与多边规则的时代价值和兜底作用。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规则在强权政治面前“无关紧要”，“强权即规则”。近年来，单边主义回潮叠加美式霸权肆意妄为，国际规则体系屡遭践踏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我不需要国际法，我的权力只受我自身道德准则约束”。在此观念驱使下，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发动非法军事打击，公然击杀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并威胁定向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生保障设施，违反一般公认的关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行为。4月2日，一百余名美国国际法专家联名发声，明确指出美方对伊军事行动已涉嫌构成战争罪。^②

美国霸权肆意破坏规则，严重削弱联合国权威，破坏多边机制运行效能，侵蚀国际关系基本共识，加剧国际社会滑向“丛林世界”的风险。一旦弱肉强食的“霍布斯文化”重新主导国际关系，国家间信任将近乎崩塌，以邻为壑、先发制人或成优先选项，武力冒险、炮火连天恐成世界常态，人类整体安全福祉将面临严峻考验。正是基于对这一风险的深度警惕，维护多边规则、捍卫国际法治的全球共识反而持续凝聚。不仅中国、俄罗斯等大国明确谴责单边行动，在西方阵营内部，德国总统等政要也公开指出美以行动

^① Bernd Debusmann Jr, “Top US Counterterrorism Official Resigns Over Iran War, Urging Trump to ‘Reverse Course’,” BBC, March 18, 2026,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g4g66r3z40o>.

^② Tom Bateman and Imogen James, “International Law Experts Allege Violations in Iran War,” BBC, April 3, 2026,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y91x2n29nlo>.

“违反国际法”，强调“国际法作为秩序框架的重要性丝毫未减”。^①“全球南方”国家也通过多边论坛联合发出捍卫多边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的呼声。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所指出的，这场危机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无法再承受一次世界大战来重建体系，必须支持并重振联合国与国际法。^②

可以说，本轮美以伊战争既是一次深刻的安全警示，也是观察全球治理结构性矛盾的重要窗口。“霸权稳定论”“结盟求安论”“规则无用论”等陈旧认知，正在现实博弈中丧失说服力。当前，单极霸权加速衰落、多极化潮流不可逆转，霸权国家正从国际体系的缔造者和护持者，退变为体系的颠覆者和系统性风险的制造者；传统军事同盟则逐步从安全风险的“保护伞”异化为引火烧身的“引火线”；而国际规则虽屡遭冲击破坏，却愈发彰显其不可替代的基石价值。目前，这场战事仍在延续，战略影响持续深化，其核心启示更加清晰明确：国际社会必须彻底摒弃霸权思维与对抗逻辑，加快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务实有效的全球治理新体系。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力求实效五大理念，在变乱交织的动荡世界面前，具有了更为突出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孙茹、吴兴佐、王锦、王莉、叶天乐）

① Nette Nöstlinger, “German President Slams Iran War as Illegal,” *Politico*, March 24,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germany-president-frank-walter-steinmeier-slams-us-donald-trump-iran-war-as-illegal/>.

② 《美以伊战事之问：当世界回不到从前，人类能否携手向前》，新华网，2026年3月29日，<https://www.news.cn/20260329/0fa7067be8be4e8f9e667e9ceb6c224e/c.html>。